

作为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周”的重要活动之一，10月18日，“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在上海美术馆启幕。在这场汇聚广东百年美术精品的艺术盛会上，3米高、16米长的巨幅中国画《大美天山》（局部见下图）是其中“最年轻”的作品，画面上岭南温润笔墨勾勒出的边疆风光与雄浑气象，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赏。从这幅当代画卷出发，透过800余件（套）传世珍品的光影，广东美术百年间“在对话中开拓，在传承中创新”的精神脉络愈发清晰。

“一画”尽览天地大美。《大美天山》的创作始于今年7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启动的文化润疆行“天山长卷”主题采风创作活动。作品由广州美术学院师生组成主创团队，联合粤新两地多位艺术家共同执笔，历经10余次易稿，耗时3个多月，最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之际钤印收官。画面熔天山博格达峰、兰新高铁、果子沟大桥、原始古杉林等标志性景象于一炉，并生动捕捉牧民驰骋与游客露营的祥和生机，共同构成一幅壮美与发展并存、传统与现代共荣



文秀笔意蕴清奇

石磊

秋高气爽，赏花正当时。对花木草虫表现独到的明代才女文倣，便把自然的芬芳与灵动定格于丹青，为时光留住了诗意。提及文倣其人、其画，世人往往会联想到她大名鼎鼎的高祖父——文徵明。文徵明热衷借花咏秋，其玄孙女文倣同爱以花吟秋，她的《秋花蛱蝶图》（见上图）沿袭文徵明细笔的清逸秀润之风，以娟丽的色泽镌刻秋的喧闹与生机，将“秋花烂漫胜似春”的风韵永驻丹青。画面上，花卉迎风摇曳、湖石奇绝峭峻，蝴蝶翩跹飞舞，画家以不同手法赋予它们独特表现，甚至不起眼的深色蝶翅，也在多次分染、干笔轻擦后呈现自然质感，实景的栩栩如生就在色泽冷暖交织、位次穿插有致的方寸天地特写而成。尽管整体氛围矜持稳重，但左下方溪流对角斜穿的位置经营，花瓣舒展长叶蜷曲的形态反差，配合着蛱蝶翅膀触角的颤动，已在咫尺间涌动于静，充满张力。

自古文人笔下，一花一木看似复现自然生物，实则象征人生体验与精神哲思。细读《秋花蛱蝶图》中定格的蓬勃万物，萱草“忘忧”，玉簪“清贵”，石竹“坚韧”，翠菊“隐逸”，固然使人聆听到忘却尘俗、超然物外的隐士心境，却也展现了女性细致入微的视角和细腻深邃的情思。

文倣写生功底深厚。相传其平日居家偶见奇花异草、小虫怪蝶，即信笔点染，作品既充满生动之趣，亦有花草皆可识其名、察其寒暑朝暮之态的严谨之风。从《碧叶绣羽图》可窥一二。图中，花瓣的翻转、起伏之态于笔墨粗细、浓淡的变化中被生动呈现；老枝通过圆润、顿挫、干笔飞白兼具的书法用笔，更显苍劲与骨力；右上折枝斜插的对角构图，令画面取势生动、简而不空。不同于花叶的工写结合，端立枝头、神气挺拔的鸟儿头部轮廓、羽片层次、爪部动作、尾羽转向均合乎生物学特征。鸟儿圆瞪的双目、微俯的姿势，与静态的花木相组合，寓动于静，充满意味。沉静空阔的环境与笔致细腻的生灵相映，也隐喻着女性对广阔天地的向往。

在文倣众多创作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绘制的《金石昆虫草木状》一书。这部书是她用3年时间，以古籍中的植物和昆虫为蓝本，并对照自然界的花鸟写生，终以工笔描绘、粉彩敷色创作而成的囊括上千幅作品的精美博物图谱。其内容涵盖金石、禽兽、虫鱼、草木、果谷、炼造等类目，堪称一个纸上博物馆。该书延续传统花鸟文脉，亦贯彻晚明博物学思潮，不仅在当时广受追捧，至今仍被视为中国古代博物画的代表之作。

文倣的花鸟画意境清远、静雅工致，既得益于家世家学，也受“即物穷理”的博物学思潮影响。而她从边角小景中发现并提炼的柔美、坚韧、高洁等意境，已然超越外在物象，寄托着画家对人生的追问。以生命关怀为基础的视角，不在笔墨程式上袭旧的态度，坚持刚柔并济于细微处见广大，让文倣开辟出表现造化的独特路径。“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最终，她成就了高标的艺术格调，清人张彦在《国朝画征续录》中盛赞“吴中闺秀工丹青者，三百年来推文倣为独绝云”。几百年后的今天，其作品传递出的艺术旨趣依旧令人动容。



一画一展一时代

林 蓝

的新时代新疆图景，彰显民族团结、生态和谐、生活幸福的崭新气象。这幅集体创作的最新成果，不仅是粤新两地文化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也体现了新时代广东的艺术家们坚持深入生活，广纳艺术资源，在交流融合中不断开拓创新的艺术追求。

“一展”可观百年叙事。如果说《大美天山》是当代广东美术文化交流的一个鲜活切片，那么“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则以宏大的叙事，勾勒出百年广东美术的发展轨迹。本次展览汇聚超过350位近现代至当代岭南名家的逾800件（套）代表作品，通过七大主题板块与三大特别专题，系统呈现了广东美术在文化交流中互鉴共融、推动中国美术发展与革新的历程。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百年美术进程中粤沪两地的艺术互动格



开启隶书艺术之旅

张 冰

在当代书法发展中，展览发挥着重要的传播与引导作用。近年来，书法展览更加注重学术性研究，通过回溯历史并切中当下存在的问题，探索为公众提供耳目一新的阅读与审美体验。正在河南郑州美术馆（新馆）举办的“全国第五届隶书作品展览”，便是一次积极的探索。

从展品设计到展览架构，该展打破以往书体类展展的模式，联动中国汉碑大展、汉代文字刻石精粹特展、河洛唐隶碑志精粹特展、新乡市博物馆馆藏汉碑及善本特展4个展场，综合呈现古今隶书发展脉络，深化书法界对隶书的艺术研究与创作实践。这次综合展不是简单的拼盘搭配，其中蕴藏着深入的学术梳理——经典汉碑与日常书刻，旨在展现经典与书法文化多样态的有机关联；唐隶碑志及善本，意在折射隶书传承中的多元路径；隶书作品则直观反映当代对传统的理解与笔墨表现的探索。

这种整体性策展思路，借鉴了近年来以“承续：新中国新发现书法主题大展”等为代表的主题性展览，在古今对话中追本溯源，深切思考当代书法发展面临的问题。

展览以古今为线，将5个展场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为公众提供了直观的



从国风衣饰到潮玩文创，从非遗手作到数字藏品……当前，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深度融合，在年轻人中掀起一股传统文化热。这一热潮，既彰显了传统工艺旺盛的生命力，也引发人们对古技新生的价值思考。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结项成果，近期出版的潘鲁生主持撰写的《工艺百年》，通过系统梳理将对工艺的价值思考引向深入。

工艺文化变迁受政治制度、伦理道德规范、经济生产水平等多重因素影响。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转型。从农业耕作与手工业生产互补的小农经济到全面发展工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经济，社会宏观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也带动人们的思想认识、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变化。传统工艺作为一种基础的物质生产经验以及“人”最本质创造力的实现，在冲击下仍能以其强大的韧性发展，离不开对其价值的理解。

工艺价值影响着其生产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传统工艺的价值发现主要集中于商贸经济层面。原因在于，“富强”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重大主题，传统工艺作为可资

新的内涵；从近代岭南画派掀起的美术革命，到抗战时期担负家国大义的美术创作，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聚焦现实的艺术表达，而后是改革开放后锐意进取的风格蜕变，直至新时代彰显文化自信的多元探索。广东美术的每一次创新，既深深扎根传统土壤汲取养分，又敏锐回应时代需求寻求突破，让革新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始终焕发活力。

从“一画”的创作实践，到“一展”的百年叙事，再到“一时代”的精神传承，广东美术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在对话中生长，印证了一个永恒的艺术真理：创新从来不是与传统的割裂，而如大江奔流，既要有源头活水，又须汇聚百川。正如岭南画派所倡导的“折衷中外，融汇古今”，其中的“折衷”绝非简单拼凑，而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广东地处中外交流前沿，其美术天生便具备开放的胸襟与对话的勇气。正是这种精神，让广东美术在百年风云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也让“其命惟新”的初心在新时代始终绽放璀璨的光芒。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在于其展示的深度与宽度，以及能否带动更多人思考。历史上各时期对书法传统的承续都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当代书法的发展瓶颈无疑是对专业性和艺术性的过度放大。直面现实，向历史纵深掘进，更好地坚守文化主体性，更深刻地理解潜隐在笔墨之下的民族精气神，更有力地拓展创新空间，以书法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在当下发挥更加立体的作用，既可以让公众在古今对话中深化认知，也能够创造中拓宽文化广度，赓续中华文脉。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

下图为“中国汉碑大展”海报。



工艺百年的价值追寻

殷 波

利用的资源，有助于发展生产、扩大出口，有力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这相应地导致传统工艺在一定程度上疏离本土日常生活，呈现出礼品化、奢侈品化等倾向，丰厚的文化内涵被部分遮蔽。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传统工艺的价值实现从追求经济效益向增进文化认同深化。在生产领域，传统工艺发展不再依靠外贸驱动，相关产品也不再集中于材质贵重、工艺繁复的欣赏品、陈设品，反而进一步面向崛起的内需市场，回归本土的日常生活，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得到重新发现。在文化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建立，传统工艺的文化价值更加突出，实现着从“为我所用”到“为我所有”的深刻转变。人们开始立足本土文化，从民族自身的情感、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卫国戍边英雄陈祥榕生前留下的这句话，曾令多少人泪目？而今，随着雕塑《问勇——昆仑戍边报国卫士群像》（局部见上图）在新疆和田问勇广场上落成，英雄的形象得以永驻，英雄的精神更加闪耀，“我儿战斗时勇不勇敢”的陈母之问也有了生动回应。

远远望去，这座由青铜和岩石构筑的雕塑，让这位年轻的战士与他誓死守护的山川融为一体，“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信念更加清晰。此刻，我们从北京和田的辗转、日夜创作的疲惫，都显得尤为值得，内心无比充实。

英雄，人们不会忘记。为传承弘扬英雄精神，去年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受和田县委托，创作一座以“问勇”为主题的大型公共雕塑。时间紧、任务重，作为主创，我带领创作团队反复论证，如何用雕塑语言使冰冷的材料释放温度，镌刻“陈母问勇”的博大情怀与戍边卫士的英雄壮举。

在雕塑教室，我们挂满了能找到的关于陈祥榕的所有图文资料。我和学生们围坐在一起，一遍遍研读他那简短而震撼的日记，揣摩照片中他腼腆又坚定的笑容。当一名学生翻阅资料，惊呼陈祥榕牺牲时年纪还没自己大，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许多同学眼中泛起泪光。青年报国，少年之强，在此刻具象化了。这时我们便明确了创作理念——不是塑造一个概念中的英雄，而是理解一个让母亲骄傲的儿子。

为了读透人物的心灵和情感，我们再次踏上新疆这片土地。站在昆仑山脚下，呼吸着凛冽而稀薄的空气，眺望着绵延的边境线，具象的体验冲破了抽象的想象，使我们真正懂得了“大好河山，寸土不让”这八个字背后是怎样的沉重与热爱。在跟陈祥榕战友交流中，我们对边防军人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回归创作，所有的艺术语言都服务于情感的诉说。为此，我们决定让雕塑分为前景和背景两部分。前景是写实的陈祥榕铜像——力求肖似，留住那份真切记忆。我们反复调整泥稿，只为精准呈现他混合着少年稚气与英雄气概的坚毅神态。最终，我们让他嘴角带着一丝含蓄的微笑，这是让母亲为之骄傲的笑，也是对脚下土地无比温柔的笑；以“仰首前行”的姿态，表达他坚定的信念、寓意英雄精神永续传承。

背景则是用花岗岩营造出昆仑山脉意象。层叠的山势向中心聚拢，拔地而起，以硬朗的轮廓象征国土不可侵犯。在主峰之中，陈祥榕铜像的后面，我们以镂空剪影的方式，刻出了四位牺牲战士的群像。这不仅是为了纪念他们，更是以一种诗意的象征告诉观者：陈祥榕并非孤立的个体，他从英雄的集体中走来，他的背后是千千万万和他一样“清澈”的守护者。岩石背面“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更体现了边防军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意志。

材质运用也充满意蕴。通过化学热着色的青铜，呈现出沉稳而炽热的红棕色，象征英雄热血与不朽精神；粗犷坚硬的花岗岩石，则承载着昆仑山脉的雄浑与岁月的永恒。两种材质相碰撞，丰富了视觉层次，也增加了情感厚度。

半年的创作历程，从草图到落成，时间一瞬而过，记忆却历历在目。在我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件雕塑作品，还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开展国防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作为艺术工作者，我始终相信，最动人的艺术，必然源于信仰，有着最真诚的情感。这次大型主题雕塑创作，于我们而言，既是一次艺术锤炼，更是一次精神洗礼。我们用手捏软了泥土，用心贴近了英雄，用铿锵的雕塑语言回答了一位英雄母亲的追问，也铭刻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清澈的爱”。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成为一种情感归属和文化表达；传统工艺与乡村全面振兴结合，发展特色手工业产业，重塑乡土自信，增强了乡村发展的文化凝聚力 and 内驱力。可以说，这种多元融通的价值实践，更依赖于文化的深度发掘和创造性转化，即不停留于对传统纹样、器型等符号语言的取用，不局限在物品的形态和功能的塑造，而进一步向文化精神的传承深化，向生活方式的建构拓展，守护传统工艺的文化本质。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老手艺在今天能成为新潮流。不论是将现代元素植入手工艺，还是将传统工艺融入现代设计，传统与现实的深度结合绝不是简单的嫁接，而是通过创新创造实现古今审美的有效碰撞、文化价值的有效对接。这种本真且持久的力量呈现，恰是推动传统工艺复兴的关键。

沧海桑田，文脉绵延。回望工艺百年发展，我们所探寻的不仅是一段工艺发展的历史，更是从宏观视野正确认识传统工艺的价值。正是在认识和实现传统工艺价值的过程中，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并将塑造未来。